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第八回 棘院尋郎驚心冤孽 畫堂演劇指證仙圓

話說平兒同鶯兒兩個人從紫菱洲出來，各自回去，回明了話。連日事無可記，書不細表。時光如駛，到了八月初頭，點定主考官。初六日，監臨各官送主試等官入諱。府尹衙署前起，至貢院這幾條街，各衙口兒上都是老幼婦女看的人，非常喧鬧。

榮國府裡自有一番調度。李貴本來專管寶玉出門的，又添派了幾名老誠家人，同著焙茗、鋤藥、雙瑞、壽兒四名小廝伺候寶玉。賈蘭另有伺候的人。先在附近貢院左右找下一所精潔房屋，派定廚子、火夫、買辦人等，扛抬一切動用碗盞器具、鋪墊食物，在寓所妥為安頓。

這一天，寶玉出門，到賈母、王夫人各處一走。雖然就在京裡，並沒離遠，賈母等因寶玉從來沒有出門過的，竟像寶玉此時要遠走幾千里路的光景，一年半載才回來的光景，十分惦記。

王夫人叫周瑞家的上去傳諭跟寶玉、蘭哥兒的人，都要小心。

寶玉同了賈蘭走出榮禧堂，早有馬夫帶著馬匹伺候。寶玉、賈蘭上了馬，眾家人簇擁著到寓所去了。這裡襲人等早已把寶玉睡的被褥，並要替換的衣服、鞋襪等物收拾得停當，叫老婆子送到垂花門外，指名交給焙茗。

自寶玉出門後，寶釵為人大方，明知數日之別，心上安然毫無牽掛，惟暗祝寶玉三場得意，早聽捷音。那服侍寶玉這幾個大丫頭，倒覺眼前似掉了一件活寶，屈指計算，有好幾天不得見面。獨有襲人，更加關切，巴不得上頭吩咐出來，叫他們跟著去伺候才好。

講到寶玉進場，這一天五鼓起來吃了早飯，便同賈蘭帶了眾家人、小廝來到貢院前，見進場的人已人山人海。不多時，升炮開門，唱名聽點。寶玉與賈蘭兩個，那裡挨擠得上，跟去的人在稠人之中用力擠開，前後護住才得上去。聽著點到自己，便應聲擠上，進了頭門。李貴等因與衙門裡多有熟識的人，瞞上不瞞下，混了幾個人進去，到儀門前照應。看寶玉、賈蘭點過名走進儀門，自己提了籃子魚貫而入，從甬道上走龍門到至公堂，領了卷。寶玉與賈蘭雖一樣領的官卷，各自坐開，不在一座號子內。

寶玉歸號後，還陸續有人進來。寶玉命號軍掛了門簾，懶怠和同號的酬應。那號房又低又窄，自出母胎，何曾見過這樣房屋！雖有號軍伺候，那裡如得在家中襲人這一班人周到。寶玉此時已心有所悟，也不計較到這上頭。等到下午時，聽得外邊放炮封門，胡亂用了些茶飯，天晚安寢。睡到半夜，聽得人聲鼎沸，寶玉驚醒起身，出號觀看。只見火光燭天，都說西文場走了水了。外面巡場各官一齊趕出撲救，忽然火光消滅，各號靜悄悄在那裡睡覺，並未失火。知是魁星耀門，應有文曲星在場，各官都自散了。

接著就有題目紙分來，號軍接過送與寶玉觀看。首題是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」、「大車無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」，二題是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」，三題是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」。

寶玉看了這三道題目，很不自在，悶悶的坐了一會，免不得想要落筆，毫無思路，連破承也沒有，不覺精神困倦，就伏在號板上合眼睡去。只聽有人喚道：「寶玉還不快做文字。」睜眼一道金光，顯出他失去的通靈寶玉在號板上定定懸著，便覺文思泉湧，汨汨而來。也不留心去看那塊玉，趁著亮光展開卷子，拈筆直書，竟如夙構一般，頃刻間三篇落稿。抬起頭來，見天色大明，那塊玉已不見了。重又研墨照稿謄清，從頭到尾念了一遍，頗覺得意。詩題是：「此日中流自在行」，寶玉素長於此，越發機神流利，一揮而就。

正打點上去交卷，因號門未開，且在自己號中坐等片時。

忽聽得同號裡頭喧嚷起來，說：「這一個人弔死得奇，怎麼好好的坐著，把繩子套住脖子裡就會死了」寶玉不信有這件事，便出號將過去，已有許多人拿了他這本卷子在那裡瞧。寶玉擠不進去，只得站立在人圈外面，聽一個人笑道：「你們看，剛寫上題目沒做一句文字，倒有閒情逸致填起詞曲來了。」說著，一頭念道：

淚燭催何急，冰蠶凍欲僵，迴廊步（屨木）空留響。

可記得，小犬吠，花陰窺紗窗月上。奴也曾，漢皇貼玉佩，洛浦解明璫。誰料你，鴛鴦雙鎖春風穩，忘卻了，蝴蝶三更夜夢長。都因是，結下的前生孽帳。到如今，只落得珠沉玉碎增惆悵。休思想，高攀蟾窟桂枝香。調寄《世難容》寶玉聽那一個人念畢，旁邊的人都哄然道：「這是乾了負心事，冤魂到場裡來索命，附在身上寫的。」當下紛紛議論，早有號軍回明了號官，稟了監臨。就有許多人進號來，把這個人抱放在地上，摸他胸前猶溫，趕緊提發的提發，擦胸的擦胸，又拿官桂散用筆管吹入兩耳，再灌姜湯。那人命不該絕，漸漸甦醒，正值開門放牌，便命號軍背至號門外，交給打掃夫背出。

有人認明，抬回場內查明坐號貼示。

再講寶玉聽見此事，心跳不止，連忙上去繳了卷子，走出頭門。李貴領了焙茗、鋤藥等四個小子早在門外伺候，見寶玉出來了，便引上了車，先回寓所。因賈蘭尚未出場，留幾個家人小廝等候。焙茗等先送寶玉回寓，早煎好參湯端與寶玉喝了。

寶玉無精打采的躺在炕上，焙茗上來問話，寶玉只是嫌煩，打發他走開。只想場中之事，一定他也和什麼人有了私情，後來另締婚姻，害那女子不知怎麼樣死了。怨不得他來索命，那女子有這樣詞筆，也是雋慧不凡的，死了豈不可惜！這不是我和林妹妹一樣的故事嗎？雖然我與林妹妹毫無苟且之事，但他詞句內也不過花前月下，情去情來，沒有寫玷污那女子的實跡。

這負盟之處，已經過不去了。我再進二三場，倘林妹妹也像這樣找我來了，出那麼的丑，豈不是求榮反辱？寶玉一個人躺著盤算，直等到黃昏後，賈蘭也回來了。寶玉勉強起身問了幾句場裡頭的話，說：「你也趕得快，今兒就出來了。」賈蘭答道：「姪兒不過敷衍完篇而已，就挨到明兒晚上出來，也是這個樣兒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很難為你。」一時便叫端飯，小廝們連忙應著，端上飯來。寶玉點景用了些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起身，寶玉對賈蘭道：「明兒你一個人進去，我可進了這頭場就算了。」賈蘭聽說，只道寶玉做的文章不得意，所以不高興，便道：「咱們沒有犯規貼出，好歹進了三場就算完了一件事，中不中隨他。二叔叔既然不高興，姪兒也要回去了。」

「寶玉道：「你不知，各人有各人的心事，又何必看我樣兒呢。」賈蘭再三勸寶玉完場，寶玉想到：此番原非專為功名而來，半途而廢回去，一來對不住家裡，二來此願何時得了？況且我正想見林妹妹，如今林妹妹果然尋到場裡來，見了他正好訴訴我的委屈，還怕死嗎？於是轉想過來，依舊打點進場。

只見焙茗進來回道：「璉二奶奶打發興兒送來兩支庫參，還有些吃食東西。」寶玉點頭道：「你去收拾了，叫興兒回去道謝。」焙茗出去自與興兒敘話，一面收拾東西。見院子裡走出一個鄰居家女人來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生得身材臍娜，一張瓜子臉兒有幾分姿色。那女子溜了興兒一眼，帶笑不笑的自出去了。焙茗便向興兒道：「這個女人你認識他嗎？」興兒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坐了一會走了。壽兒對焙茗道：「剛才出去這個女人你不認得他嗎？他就是多渾蟲女人的妹子。娘家住在楊梅竹斜街，早與興兒有一手的，前年嫁給一個姓錢的，在工部裡當貼寫。興兒還去走動呢，興兒求了他二爺，工程上還給他拉攏好些事情。住在這裡左邊拐彎兒上不遠。興兒出去，這會兒只怕還在他家裡。你只當去找興兒，叫他給你拉根桑條。

可好不好？」焙茗道：「好話，李大爺查察得緊，饒是安分守法在這裡還叫我們少喝酒、耍錢。別去鬧亂兒，安安靜靜過了這幾天，回到府裡去，等下班的日子有錢，那一個門子裡去花不了。」壽兒道：「我不過這樣瞎說罷哩，當真叫你鬧亂兒嗎！」

話未說完，見雙瑞進來，焙茗問道：「那裡去了這半天，別偏了我們到好地方去逛來。」雙瑞道：「那裡的話，我替二爺測一字，拈著個『仙』字。他說人立山旁，定然高捷，今科是恭喜的。咱們興與頭頭要喝二爺的喜酒，還要討賞。」焙茗接口道：「二爺中了」，說著把大拇指一伸，指著自己道，「第一個是我的功勞。」壽兒問道：「怎麼說是你的功勞？」焙茗道：「伺候二爺上

家塾唸書才得中舉，不是我的功勞嗎？」勸藥道：「先在家學裡，原虧你聽了蓄哥兒的調撥，鬧起事來。不是李大爺在那裡張羅得快，二爺也等不到這會兒才掛名金榜，那兩塊硯兒飛過來，倒早已頭角崢嶸了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不說焙茗一眾人耍笑，講到寶玉進了二三場，並無可紀之事。到了十五日傍晚，寶玉與賈蘭都出了場。是夜不在寓所耽擱，當時趕回這裡。

賈母因寶釵來做媳婦過第一個中秋，想熱鬧一天，打發人去接湘雲、迎春。湘雲推辭，這裡又叫人去接才來了。賈母因園子裡冷靜，不高興到園子裡去，就在自己院子裡月台上擺了兩席酒，坐的是史湘雲、邢岫煙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、寶釵這幾個人，陪著賈母賞月。薛姨媽因家裡有事沒去請他，邢夫人因感冒著也沒過來。大家陪賈母喝了幾杯酒。賈母想起，年年過中秋有黛玉，今年回南去了，寶玉又不在跟前，雖有鳳姐等輪流把盞，說長道短與賈母取樂，終覺沒興，坐了一會，先去睡了。王夫人見賈母走後，也起身回到自己屋裡歇著。惟有湘雲還高興，與眾姊妹猜枚行令。

正在熱鬧，見寶玉同蘭哥兒回來，先到賈母屋裡去請了安。

賈母甚是歡喜，問了幾句話，叫出去同他們喝酒熱鬧。寶玉趁空兒關照了湘雲幾句話。寶玉見了鳳姐，便拉著蘭哥兒一同過去道謝。鳳姐道：「我早就收拾出來，等你們出門的時候倒渾忘了，前兒叫興兒送去的。」說著，眾人讓坐。寶玉因從小和姑娘們成群作伴慣的，不比別一個，做親後仍無避忌，便同賈蘭入席，隨便坐下。丫頭們添送杯箸，團圓聚坐。賈蘭不耐久坐，先拉了他母親回園子裡去了。

這裡，探春道：「你們看，耿耿銀河，碧天如水，今年的月色何如？」湘雲道：「月色雖佳，到底不如去年在凸碧山莊的暢飲。」探春道：「早知道二哥哥今夜就出場趕回來的，我們鼓舞老太太起來，依舊擺到園子裡去才樂呢。」湘雲想到上年和黛玉在卷簾底下韻事，不禁脫口而出道：「同來玩月人何在，風景依稀似去年。」探春釘了他一眼，那知寶玉聽了，已止不住一陣心酸。霎時掉下淚來，又怕被人看見，只得低下頭去，用衣襟拭了淚痕。湘雲瞧著，把邢岫煙的囑咐，一時口頭留不住的話，好比骨鯁在喉，欲茹不得，欲吐為難，勉強周旋世故，在丫頭們手裡接過酒壺向寶玉斟了一杯酒，道：「請乾了這杯狀元紅，專等重陽佳節，耳聽捷音。」寶玉只得起身，接過酒去飲了。探春笑道：「二哥哥喝了史大妹妹的，我們一遞一杯都要乾的呢？」正在說笑，只見鴛鴦走來道：「老太太說寶玉這幾天也乏了，別多喝酒，早些去安歇，養養神，明兒月亮也是好的，還要樂呢。姑娘、奶奶們高興，再多坐一會兒。」

「寶玉因心頭有事，本是勉強應酬，聽見賈母吩咐，便道：『少陪你們。』」起身走了。鳳姐便拉鴛鴦坐下，灌了他幾杯酒，大家點景用了些飯，各自散去。

再說，寶玉的行李物件，先已交代進去。襲人一一檢點明白，伺候寶玉安歇。次日飯後，寶玉將頭場的三篇文字端楷謄好，來到代儒處，送與評閱。代儒便問：「你自己做的，還是遇著了對題，你肚子裡記得，就在場裡寫的？」寶玉道：「實是自己做的，並非抄襲舊文。」代儒點頭道：「這幾篇文章，局警詞煉，氣足神完，原像是一手出的。照你平日的本領，還沒到此地步。不料你一病之後，學問倒長進了。」說著，又捻須笑道：「很有想頭。」寶玉便問：「蘭哥兒的，太爺見過了沒有？」代儒道：「早上見過，比你的自然差得遠了，也算虧他的。」當下，寶玉告辭回來。

賈母還要備席宴月，問寶玉在那一個地方好？寶玉因瀟湘館在園，已視大觀園為恨地，要依舊擺在賈母院子裡。鳳姐、寶釵兩個人深恐寶玉進了園，生出一番枝節。今聽了寶玉的話，彼此放心。是晚，又聚飲至三更而散。連日無話。

寶玉惟盼望揭曉之日，榜上有名。等至初九，是辰日，都知寶玉場中得意，初八日夜裡，從頭門上起，至垂花門止，上班的家人小廝，至老婆子們都像除夕守歲一般，耍錢的耍錢，喝酒的喝酒，不敢睡覺。等至五更以後，果有報錄人等擁進府來，一棒鑼聲，直到榮禧堂上，高貼報條，寶玉中了第五名舉人。各處早已點得燈燭輝煌。老婆子們往裡頭報喜。惟賈母處不去驚動，其餘王夫人各處都已知。賈璉起來，命林之孝等端正開發賞封，一面吩咐廚房備辦酒席，犒賞報子。接著，有平日來往公卿世家，並賈政的同寅交好，以及親族人等，都來道喜，自有賈珍過來，與賈璉分頭酬應。

那日領了鹿鳴宴回來，洞開賈氏祠堂門，擺宴祭祖。寶玉穿了公服，至祠堂家廟行禮。順便到寧府一走，又去見了賈赦夫婦。然後回來，到賈母、王夫人處，都磕了頭，再與賈璉、鳳姐並李紈，就在王夫人屋裡見了。賈環、賈蘭也來與寶玉叩喜，寶玉安慰了賈蘭幾句話。便叫了名班，連日唱戲、宴客已畢。

這一天家宴，止有寧榮兩府內眷，除薛姨媽、史湘雲二人，其餘並無外客。戲台搬到榮禧堂後面，內眷們往來便易，翻軒下一溜掛了堂簾。因連日宴客酬應勞乏，這一天改了早席，免得熬夜。擺了四席，以次而坐。薛姨媽與賈母互相推讓，點定了戲，開場演唱。

賈母與王夫人心甚樂，連薛姨媽亦因寶玉青年高捷，暗喜寶釵金玉姻緣，相當相對，便舉杯向賈母：「今兒是寶哥兒的喜酒，老太太該多喝一杯。老太太那麼疼他，難得寶哥兒巴結的早早中了舉。老太太見了也喜歡喜歡。可見先前並不是真不肯唸書，因他老爺期望之心太重，總嫌他不肯用功，可也是委曲他的。」賈母聽了，越發歡喜道：「姨太太說的話，就同我一樣心腸。寶玉真不肯唸書，這個舉人那裡來的呢？他小時候雖是有些淘氣，瞧他並不是沒出息的，不必管的他太嚴，倒把這一個人拘束壞了。如果生成的下流種子，就打死了他，那一輩子也變不過來的。」鳳姐趁著笑道：「老祖宗的酒自然該喝，姨媽也該多喝一杯呢。寶兄弟害了這場病，不是姨媽疼他，允了這句話，寶妹妹好意思自己跑過來給寶兄弟沖喜？把病衝好了，才得下場中舉呢。」寶釵聽了，嘆著鳳姐多說話，便道：「那有像你這張嘴混說的。」賈母一面道：「鳳哥兒說的不錯，你快去敬姨太太一杯。」探春笑對寶釵道：「寶姊妹，你怪鳳姊妹說的話，老太太還誇你呢。」

探春話未完，湘雲接口道：「正是，我們盡仔瞧戲玩兒，忘了敬二哥哥一杯喜酒。」說著，便提了壺來敬寶玉。於是姊妹們並李紈、鳳姐挨次都與寶玉賀喜。末後，輪到寶釵，只是不動。眾人越發要和他取笑，催逼著與寶玉敬酒。寶釵便帶笑不笑的，扯回頭去說道：「我是從來不會給人家斟酒的。」湘雲道：「前年二哥哥生日那一天夜裡頭，我們慶壽玩兒，寶姊妹你不記得行令掣籤，你掣的籤上寫著什麼『豔冠群芳』，那夜裡，沒有給二哥哥安席送酒嗎？」寶釵搖頭道：「我不記得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史大妹妹，你們再不用熬寶妹妹玩兒了，我有一個調停之法。」說著，便叫鴛兒過來道：「你替姑娘斟了一杯酒，敬姑爺就算數了。」於是鴛兒便斟上酒，送與寶玉喝了。一面李紈又說道：「今兒提起這件事，我還記得寶妹妹掣詩句寫著：『任是無情也動人』，要在席眾人各賀一杯，還要唱一支兒新曲賀他。不是叫芳官唱的『翠鳳毛翎』嗎？如今想起來，那掣的籤子竟有些意思。你們賀了寶兄弟，也該賀寶妹妹一杯。」

「寶釵急急道：『席面上有了雲兒一個人已攔不住，連大嫂子也鬧起人家來了。』」正說著，寶玉因受了眾人的賀酒，自然要還敬眾人，先與薛姨媽、賈母、王夫人敬了一杯，然後以次而及。那西首席上坐的，有蓉哥兒媳婦，不敢當寶玉送酒，其餘都接杯飲乾。

寶玉在席上酬應了一會，因唱的都是繁華熱鬧戲文，不耐煩看。他便出席掀簾出來，走下台階，遇著戲班裡因點的戲將已唱完，拿了戲目又上來找值席的請上去點戲。寶玉接過戲目翻開一看，便點了兩出，吩咐：「不用再點，就去唱這兩出罷。」

寶玉點了戲轉出遊廊，信著腳步兒，要往冷靜地場去散動散動。從東院耳房門前經過，這個地方，是派著幾個老婆子在那裡經管燙酒的。寶玉聽得裡邊笑說道：「這是我們打平伙備了兩樣菜，不是沾光廚房裡的，還沒動箸子呢，你老人家賞臉請喝一杯。」又聽一個人道：「今兒唱的好熱鬧戲文，你老人家也沒去瞧瞧？」那一個人答道：「瞧戲呢，也沒這個分兒，就有一件說給你們評理。」那一個老婆子道：「又有誰來得罪了你老人家嗎？」那一個人道：「並不是有誰來得罪我。我告訴你們聽，寶哥兒原是太太養的，環兒也不能不算是老爺的兒子，那孩子雖然沒志氣，巴結不上，一般念了幾年書，難道比蘭小子還趕不上？就不值得給他也捐一個監，帶挈去進場？」

叫他也裝個人兒，中不中有命。我一開口，人家就壓派我護短。

這也是我護短嗎？你們替我想，叫同那一個說理去？」話未完，寶玉聽是趙姨娘，便笑了一笑走過了。又慢慢的轉了幾處，才走到王夫人屋後西廊下，將過鳳姐這邊來。見麝月、秋紋兩個趕來道：「白要我們到園子裡去跑一趟，原來在這裡，快回去罷。老太太問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是一輩子不到園子裡去的了，你們自要去瞎跑。」說著，便同麝月、秋紋過來。這裡早開唱寶玉點的《五郎出家》，那唱楊令公的老外、唱五郎的大淨，都是有名腳色，又唱得認真，看得賈母、王夫等都傷心流淚起來。賈母查問誰點的戲，林之孝家的在旁回明是寶玉點的，賈母也無言語。那時，寶釵知道寶玉還點一出《仙圓》，便回了賈母說：「《仙圓》不如《笏圓》好。」賈母聽了寶釵的話，叫改唱《笏圓》。接著寶玉到了，『五台』尚未唱完。連忙上去又與賈母、王夫人敬了酒，答轉身來斟了一杯，恭恭敬敬走到寶釵面前，作了兩個揖，送過酒來。寶釵不曾提防，看見寶玉這個樣兒，漲得滿臉通紅，當著眾人，又不好說他什麼，鬧得各席上哄然大笑起來。虧鶯兒在旁靈變，忍著笑，過來接了寶玉手裡的酒杯，遞到寶釵面前。寶玉叫聲：

「寶姊姊，我只敬你這杯酒，算謝過你了。」此時連賈母也禁不住發笑，又恐寶釵臉上下不來，叫聲：「親家太太，你看他們，別笑寶玉失了體統，這一杯酒兩個揖，很該謝他寶姊姊的。」

寶丫頭到我們家來，做了這幾個月的媳婦，爽爽快快出來坐席、聽戲，還是第一回呢。一進門來，寶玉就害了病，累得他鎮日悶在屋子裡頭。後來病好了，唸書也是寶丫頭陪伴著。還是寶玉想的周全，我瞧著他像做戲的。這樣做，我看了比瞧戲還樂呢。」薛姨媽也笑道：「那總是老太太疼愛孩子們的緣故。」說著，見戲文開了《笏圓》，寶玉問道：「我點的《仙圓》為什麼不唱？」寶釵接口道：「老太太看了『五台』，心裡怪不受用，因是這一出團圓戲要取個吉利，我回了老太太叫改唱《笏圓》的，難道這戲文還不好嗎？」正說著，只聽得戲台上笙簫細奏，冠佩趨蹌，來與汾陽王慶壽的公侯、卿相，叫兒孫們分班陪宴，果然顯赫非常。薛姨媽便比著賈母道：「老太太到一百歲做起生日來，富貴滿堂，曾元繞膝，也就有這樣勢派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那是親家太太過獎了。我也不想活到一百歲，他們也沒有這樣福分。」賈母雖然謙遜，心裡也覺歡喜，便叫：「鳳哥兒，再給你姨媽斟酒，我們吃了飯，下半天再聽罷。」薛姨媽站起身來。互相推讓道：「酒已深了。」鳳姐過去，便點景兒斟了些。

這裡，寶玉不等戲文唱完，對寶釵笑道：「我想姐姐到底看不透，終算你不識戲文，不記得你先前和我講過『魯智深打山門』這一出是好戲，末了兒，一支《寄生草》唱的：『沒緣法，轉眼分離乍，赤條條，來去無牽掛。那裡討，煙蓑雨笠卷單行？一任俺，芒鞋破鉢隨緣化！』我如今還牢牢記著。寶姊姊，你為什麼改了脾氣了，《仙圓》不要看，要看《笏圓》？」

你可知《仙圓》裡頭唱的：『你是個癡人，我是個癡人，那盧生悟得，五十年狀元宰相，美妾姣妻，只在邯鄲枕上，黃粱飯熟時的風流富貴？』這《仙圓》才是正經團圓戲文呢。」寶釵只是不理他。

不多時，戲文煞了台，正在歡天喜地之時，想不到鬧出一件舉家驚惶的事來。畢竟鬧的何事，且看下回，自有分解。